

爱情

怡欣
著

的葬礼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的葬礼 / 怡欣著.--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680-866-5

I. ①爱… II. ①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46645号

书 名: 爱情的葬礼

作 者: 怡欣

责任编辑: 陈昕

整体设计: 可峰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咸阳新丽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 数: 336千字

印 张: 13.125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866-5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2000

目录

初恋印象 1

爱情密码 34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140

爱情的葬礼 208

初恋印象

高雅下楼正准备回家，被冲出门的梁燕叫住：“喂！高雅！等等！”

高雅停住脚步，回头，微笑着问：“有事吗？”

“没事，想跟你聊聊。”

梁燕紧走几步追上高雅，两个人并肩走着，有说有笑。走到报栏前她们停住了脚步。

“高雅！爆炸性新闻，昨天小马和小齐打架了，差一点儿被学校处分。你知道吗？”梁燕播报新闻说。

“不知道。为什么？”她好奇地问。

“真不知道？还不都是因为你呀！”梁燕一脸的疑惑。

“因为我？不会吧？有没有搞错？我怎么不知道呢？莫名其妙。我没有招谁惹谁呀！你把我都搞糊涂了！梁燕，饭可以多吃，话可不敢乱说哦！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呀？对那些没来由的捕风捉影，就当是空穴来风，听而不闻也就罢了，千万别当真。”高雅挥挥手说，根本没有当回事。

“哈哈！你当是传闻呀！两个勇士决斗的消息不胫而走，校园像炸了锅，沸腾起来。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啊！就你还蒙在鼓里。看吧，你肯定名声大噪，千万双眼睛盯着，无数手指对你指指点点，不计其数的嘴片会窃窃私语。你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整天两点一线，整个一书呆子。呵呵！这下可好了，校花变成了大众情人，知名度更高了！不知道还有多少男生心猿意马，对你垂涎三尺呢！怪谁呀？都怪自己太优秀，连女生都羡慕得心生嫉妒。”

“瞎说！这都哪跟哪呀！”她瞥她一眼。

“你不知道别人怎么叫你吧？”她故意勾起她的好奇心。

“叫我什么？”

“骨感美人儿。”梁燕神秘地说：“说你是绝代佳人，超级大美女，集典雅时尚于一身的气质美女，完美女人呀！”

“讨厌！”她的脸一下子变成粉红色。

“别人都这么叫，呵呵！你能管住我不说，怎么也堵不住悠悠众口吧！谁让你才华出众，美丽得如出水芙蓉呢？小心点儿，不是耸人听闻，你已经成了新闻专业学子们竞相追逐的焦点了，恐怕会消息满天飞，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备受关注。红得发紫，名人啊！羡慕我也！”

“好啦！打住吧！别贫了！小心我挠你痒痒哦！”说着伸出双手。

梁燕被抓软肋急忙投降，求饶道：“高雅！好高雅！饶了我吧！不敢了！下次不敢啦！”

“呵呵！还有下次？束手就擒吧！我的阶下囚。哈哈！”高雅大笑，得益于这个杀手锏。

“啥喜事啊！把你们高兴成这样？”一个声音插进来。

两人不约而同回头，是她们的友好吴美丽。

“喂！美丽，小齐和小马为骨感美人儿 PK 的事你知道不？”梁燕故意问，为证实自己不是故意开高雅的玩笑。

“众所周知，校花的名人效应，整个博文学院都轰动了。对我来说，这已经不再是新闻啦！”吴美丽双手背后俨然一副老夫子的样子说：“现在发布最新消息，我已将小燕子的情书以最快的速度，准确无误而且顺利交到了李涵的手中。”

“李涵？何许人也？”高雅问。

“自然是小燕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啦！”美丽笑答。

“我猜也是。”高雅看一眼美丽然后将眼睛转向梁燕娇嗔道：“怎么又是我不知道？”

“想给你一个惊喜呀！”梁燕歪着头狡黠一笑道：“除了美丽，你是第一个知道的。正说让你给参谋参谋，你一向目光如炬，看人能看到骨子里去。我的小诸葛，我怎么会不让你给打分呢？宝贝！”

梁燕很兴奋，她一高兴就叫宝贝的，看得出她已经爱上李涵了。

“你看上就好，亲爱的！我不会有意见的。”高雅打趣说。

“人家给你说正经的呢！不许拿我取笑。宝贝！其实，说实话，我已经暗恋李涵许久了，只是——只是——”梁燕坦白说。

“羞涩？矜持？对吧！”高雅接过来说。

“不愧是中文系的，恰如其分，一语中的。我的美女加才女！”吴美丽赞道。“你知道吗？这是梁燕挣扎了许久才做出的决定，一个大胆而仓促的决定。高雅，你知道吗？我去给李涵送情书时，把他吓了一跳，差点弹起来。因为他根本不认识我。我可是为朋友两肋插刀。他当时那惊讶的表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我走到他面前把信递给他：‘我朋友给你的。’然后就落荒而逃，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下楼时差点儿摔倒。你能想象我当时的狼狈相吗？要多滑稽有多滑稽。”美丽生动地叙述着送信的经过。

“小燕子，你署名了吗？”高雅问。

“没有啊！”

“这下要出笑话了，三个美女够他眼花缭乱的，追谁好呢？你看啊！李涵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第一，他以为情书根本就是美丽写的，是出于女孩子的羞怯不得不那样说。第二，他

想是梁燕写的，因为你们俩形影不离呀！第三，他想我也是美丽最好的朋友啊！说不定误以为是我为我呢？你们说我的判断有道理吗？”高雅一本正经地说。

三个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说着、笑着、消遣着。

不知道下一秒钟谁无意间取笑谁，谁被谁有分寸地取笑。

这是属于她们的快乐时光，青春美少女将空气激荡得如琴键上跳动的音符。

忽然，高雅看见一个人正全神贯注地像欣赏艺术品般注视她们。

这个人，身高大约一米七三，上穿米黄色条绒夹克衫，是当时男性流行款式；下穿藏青色西裤，脚下一双黑色皮鞋。很精干，风度翩翩，特别潇洒，举手投足间透着帅气，不经意间一个挠头的小动作都帅得堪称经典。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张英俊的脸上令人难以忘怀的两道剑眉，很神勇；长长的睫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双眼皮，深邃得像两汪深潭；薄薄的唇片，带着几分伶俐，微微上翘的嘴角总挂着丝丝笑意，俊美得如夏花般灿烂；让人见过就很难忘却。

高雅心想：难道这位就是令梁燕日思夜想，奋不顾身主动出击的白马王子？也难怪，的确养眼，英俊而帅气，可以说是男人中的极品，阳刚而不乏亲切感。

“那是谁呀？怎么老盯着我们呢？”吴美丽捅了捅高雅问。

高雅把脸转向梁燕寻找答案。

“谁知道呢？我不认识他呀！”梁燕一脸茫然。

“他不是……”高雅纳闷“莫非……也许不是看咱们吧！别自作多情，是不是……？”

她们几乎是同时，一起东张西望起来。

突然，吴美丽喊：“你们看！阅览室门口是谁？”

“小声点儿！让人听到。”梁燕掩饰不住的惊喜，拉一把她压低声音说。

“真不经念叨，是李涵。这地方可真邪！”吴美丽捂住嘴凑到高雅耳边低语。

“啊！他就是李涵哪！像电影明星寇世勋。”高雅说。

“你认识他？”梁燕十分好奇地盯着高雅问。

“NO！”高雅笑望着，她俏皮地用一根手指在眼前来回摇晃着说：“NO！见过。嗯！不错！从外表看像个男子汉。”

“什么叫像个男子汉呀！本来就是嘛！”梁燕接口。

“是不是男子汉要看他做事情，不仅仅表现在外表的粗犷，还有性格的豪放及对责任的担当。亲爱的！”高雅悄悄地小声说着。

“不好！他向咱们走过来了。”美丽压低声音说。

高雅见状，拉起美丽的手径直向宿舍走去，丢下梁燕。

“你们……”梁燕急了，轻轻地踱着脚。

“你就留下吧！我和美丽还有事。”高雅边走边笑着说，并回头对她调皮地眨一眨眼睛，样子可爱至极。

来到美丽宿舍，高雅坐在床边。美丽倒了一杯白开水递给她问：“小雅！你真的不知道小马和小齐决斗的事情？”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那是，你也不会撒谎。对了！你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吗？”

“嗨！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地球人都知道啊！”

“那是过去时，现在进行时是情敌，连太空人都知道了。”

“你是说他们爱上了同一个人？”

“Yes！那个人就是你，你不糊涂吧！”

“怎么可能呢？我是越来越不明白了。我以为小燕子故意开我玩笑，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谈恋爱。我发誓我没有。”她有点儿急了。

“好了！瞧你急的。我相信你有什么用的呢？问题是他们同时都爱上你啦！掐起来了。你向毛主席保证都没有用，知道吗？”她一副老夫子的表情认真地说。

“唉！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罪过！罪过！”她满脸无辜地说。

“当然！怒发冲冠为红颜。为了爱情，江山和性命都可以丢呢！历史上多少君王……嗨！你都不知道你有多美，漂亮、活泼、开朗、幽默、风趣、善解人意、有品位，又太过自谦。我要是你能骄傲死。被那么多人喜欢、追求，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你怎么能这么沉得住气啊？也许是听到的赞美声太多了，习以为常了？不会是麻木了吧？哈哈！”

“胡说八道！一派胡言！胡言乱语！”高雅说着摸她额头，“没发烧啊！怎么老说胡话呢？”

“你是不是准备把带‘胡’字的词全用在我身上啊？我呀！做饭糊，炒菜糊，打麻将不和。你呀！现在是被别人的喜欢弄糊涂了，一塌糊涂！哈哈！真是的。你忘记咱们去小燕子家，她全家人对你赞不绝口，尤其你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能让我嫉妒死。”

“他们那是客气，你还信以为真呀！”

“他们咋不跟我那样客气呀！你真的令很多女人羡慕得心生嫉妒。老天真不公平，给你那么多，那么眷顾你。如果真的要和你比的话，我就不要活了。不能比也不敢比，人比人气死人嘞！你是不是饱汉不知饿汉子饥呀！”

两个人唇枪舌剑。

“打住！”高雅做了个手势，“越说越离谱了，好了，别拿我寻开心了，我都烦恼死了。”

“哪有？天地良心！”吴美丽故意做夸张的动作大叫。

看她那滑稽的样子，高雅忍俊不禁。

“说实在的，这件事真的是个意外，我需要你的帮助。美丽，你愿意帮我吗？”高雅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她，期待她回答。

“笑话，男生追求你，你是情场得意，我怎么帮你？难不成要我横刀夺爱？估计我也没有那么大魅力。这忙啊我帮不了！帮不了！”吴美丽连连摇头说。

“还说为朋友两肋插刀呢，我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气死我啦！”高雅急得满脸通红。

“亲爱的，不是我不帮忙，是没有办法帮啊！难不成我写‘告天下男同胞书’：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追求高雅，因为美若天仙的小雅会有烦恼。可以吗？你不感觉很荒唐吗？”美丽摊开双手无奈地说。

“贫！好好贫！拿朋友的烦恼当笑料。好玩吗？”高雅白她一眼说。

“拜托，小雅，给我找把刀，让我把追求你的人统统砍了，解决你的烦恼。行吗？亲爱的？”她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

“我……我有这么说吗？”

“不然怎样？”

“……”

“你无能为力，我也爱莫能助啊！”美丽笑说。

吴美丽很亲密地用手揉搓她的头发。

“无奈！没有答案，打道回府啦！拜！”高雅回报她一个灿烂的微笑。

高雅骑上自行车回家吃饭去了。

吴美丽准备去食堂，心想：梁燕热烈地追求别人，高雅烦恼着被两个人追求；恋人们有爱情充饥，我不吃饭会饿肚子的。她于是拿了餐具出了宿舍。刚走到3号楼就看到报栏下的梁燕和李涵。

“美丽！等我一下。”梁燕喊。

吴美丽听到喊声待在原地，梁燕跑过来。一只胳膊搭在吴美丽的肩膀上，两人很亲密地朝食堂走去。

餐厅人很多，她们有悄悄话说，就将饭菜端到宿舍去，女孩子总有一些心事和小秘密，不愿外人知道。

“你们都谈些什么？可要从实招来呀！”吴美丽快人快语。

“我对你和高雅一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嘛！这点不会怀疑吧？”

“当然！那就赶快分享一下吧！我都迫不及待了。”

“我一见他就不知道是怎么啦，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其实，心里提前预备好很多要讲的，可在他面前竟然脑子断电，一片空白。情急之下我叫了声李涵的名字，他先是一愣，觉得莫名其妙，看来高雅的判断是对的，他真不知道信的出处。我连忙问他是不是美丽已经把信给了他，他这才恍然大悟。”

“他蛮聪明的嘛！”

“不是聪明，是机敏。我真的做了件令人诧异的事情，他可能怀疑自己在做梦。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那么唐突，真不是一个女孩子应有的作派。可我暗恋他那么久，他都不知道，我真的很痛苦。想想看，你深深地爱着一个人，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牵挂他、思念他，他竟然一无所知。是多么难过的一件事情，很折磨人的。我挣扎了许久，才给他写下那封情书的。你知道我那段时间魂不守舍的，全是因为他。现在好啦！终于向他表明心迹，他总算是明白了我的心。就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轻松多了。我迈出了第一步，他是我的初恋。不知道他是不是像我喜欢他那样喜欢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我？女追男总感觉不好，多艰难呀！平时人都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未必，现在我的心还在咚咚地跳呢！”梁燕说出这些话时，掩饰不住那份喜悦，句句发自肺腑，有种如释重负的欢愉。

“你今天好像很漂亮。”

“真的吗？爱情的力量。真神奇！感觉好幸福啊！”

恋爱中的女人是美丽的。

“你有没有感觉今非昔比呀？”

“是呀！我今天真的真的很高兴！感觉天好像特别蓝，云好像特别淡，风也好像特别轻，整个人飘飘欲仙，像在画里飞。好美呀！爽！”她很抒情。

“啧啧啧！文思如泉涌，满嘴是比喻，出口能成章。”她笑着斜睨她。

“不及高雅不及高雅！哦！对了！小雅呢？”

“回家去了。”

“你咋不留她吃饭呢？咱们也多些时间聊聊，我还真想听听她对李涵的看法呢！”

“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看来不假。一面之缘，连话都没说过，小雅怎么可能随便评价他呢！况且，她现在正为 PK 事件焦头烂额呢，哪有心思分享你恋爱的喜悦？不如这个礼

拜天一起去我家吧！暂时离开这个环境，也让小雅散散心，放松放松。你说呢？你们不会嫌弃农村，拒绝田园生活吧？不会瞧不起我吧？”美丽说。

“怎么会！高雅肯定乐意去。有她就有诗意、热闹、温馨。好！没问题，我举双手赞成！明天早晨咱们叫上高雅一起出发。”梁燕依然很兴奋地说。

“小燕子，我有个主意，不如咱们两个私下悄悄找小马和小齐谈谈，让他们打消追求小雅的念头。看样子小雅不准备和他们中任何一个成为男女朋友，又怕当面拒绝使他们尴尬，所以才左右为难，烦恼不已。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指不定日后会闹出什么乱子，影响小雅，她哪都棒，一个‘情’字足以打败她，让她束手无策，现在只有我们帮她解决这个难题了。”

“那好吧！别磨蹭，咱们分头行动吧！”

夜幕已经降临，也许是周末的缘故吧，没有了往日的灯火通明，只是零星的一些窗户透着亮光。住校生大部分最后一节课结束就收拾行囊启程了，他们归心似箭。白天的喧嚣已远远退去，只有阅览室和部分教室里依然有攀登象牙塔的莘莘学子，孜孜不倦地渴求知识。有些平时要好的三三两两出去散步了，整个校园显得有些宁静。

“美丽，你先去吧！我洗饭盒。顺便再收拾一下宿舍。”梁燕说。

“辛苦你啦！”

“咱俩不分你我！心甘情愿，客气啥哩！快走吧！”

梁燕一边收拾整理一边唱她最喜欢的歌：“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吴美丽走出宿舍，心里盘算着见到小齐如何说服他，把他对高雅的爱扼杀在摇篮里，避免纠缠。话说得既委婉又能达到目的，在心里组织语言。她边走边想，边想边走。不知不觉脚步已上了教学楼。忽然，被人撞了个趔趄。

“对不起！”

“Sorry!”

两个人异口同声向对方道歉，抬头互看了一眼。

“是你呀！小马，正好梁燕找你有事，在宿舍等你呢！我顺便带了这个口信。快去吧！”

“啊！谢谢你！”小马用手推了推眼镜下去了。

吴美丽继续上楼，奔她的目标而去。

小马来到宿舍门口轻轻咳嗽一声，梁燕听出了小马的声音。

“梁燕，听美丽说你找我？”他站在门口问。

“是！快请进来坐。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和你随便聊聊，周末了没有打算回去吗？”她热情地招呼他。

“上个礼拜回去了。路途遥远，省点儿路费，呵呵！怎么？你也不回家吗？公交车多方便。”他腼腆一笑说。

“不回了。我和高雅准备远足，去美丽家度过。”

“呵呵！很多人都羡慕你们的友谊，你们的友谊浓如蜜。”

“当然啦！值得骄傲吧！”

“你和美丽都在，高雅呢？”小马不解地问。

“高雅她……”梁燕故意卖起关子来。

“她怎么啦？没出什么事吧？她平安吗？她还好吗？”他急切地一连串发问。

看得出他很在乎她，喜欢她，对她的那份牵挂和紧张溢于言表。

“她很好！你放心。如果她不安全，恐怕我和美丽早方寸大乱，还能坐视不理吗？哈哈！其实，在咱们没有考到同一所院校时，我就认识高雅。我们家和高雅伯父家很近，常来常往，她伯父就是教育局的高局长。高雅的父母属于两地分居，况且还不在于同一个城市。她从小跟外祖母长大，到上初中了才被母亲接来，高中三年就在高局长家里吃住，因为离学校近。她有一个姐姐叫高洁，和我哥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她弟弟叫高阳，是她妈妈的心肝宝贝。她母亲重男轻女，比较独断专行，什么都是她说了算。这些都是听高雅的大妈说的。高洁自己谈了一个对象，她妈妈就不同意，非要逼她嫁给她同事的儿子，差点闹出人命。详细情况我就不多说了，据我所知她母亲的封建家长制观念根深蒂固，真正的花岗岩脑袋。对于高雅来说，一路走来，所有种种她亲眼目睹，可想而知，她大概不会轻易交男朋友吧！如果爱她更不想把麻烦带给她。你说呢？小马？”梁燕说。

说完一习话，她站起身来，走到桌边倒上两杯水。递给他一杯，自己也咕噜咕噜喝起来。然后又问：“我说的是不是太多了？”

“不多不多！我想知道关于高雅的一切。”小马忙回答，然后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复杂表情，喃喃地说：“原来她的成长过程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幸福，真可惜。怎么会有那样的母亲？应该有个天使守护她，让她快乐、开心、幸福。美丽的高雅应该一帆风顺呀！”

“是啊！我们都希望她一切都好，幸福永远。可是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是任何人都无法选择的啊！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谁都不会选择这样的父母。貌似完美的家庭，却活得像孤儿，自由被控制得像囚犯。”梁燕也不无感慨地说。

“我回来啦！”一个声音插进来。

吴美丽的到来终止了他们的谈话。

“明天你们去吴美丽家什么时候动身？”他巧妙地转移了话题。

“一大早。”梁燕答。

“那我就不多打扰了，告辞！”他站起来说，脸上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失落。

“再见！”吴美丽摇了摇手说。

“明日之行，一路顺风！”他说着走出门外。

“谢谢！”她们不约而同地说。

梁燕看了看余怒未消的吴美丽，关切地问：“喂！美丽。你和小齐谈得怎样？顺利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愉快吗？”

“别提啦！气死我啦！你猜他怎么说？你根本想都想不到，我还是给你学一学他的原话吧：‘不可能！我根本就不信！除非她亲口告诉我！你是唯恐天下不乱！没有人能动摇我爱她的这颗心！她不会拒绝我的，不会的！她那么善良。’他双手抱头，几乎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好像是我有意要拆散他们，我就是罪魁祸首。他的邪火冲我发过来，以至于招来许多路人的目光。我们当时是在马路上交谈的，你说这样的谈话方式还能进行下去吗？他那么激动，情绪完全失控。你说他是不是神经病？疯子？他真的昏了头了。简直不可理喻！”

“我看差不多。他真是个痴情种，我看他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再说了，这爱情跟善不善良也没有多大关系呀！是吧？不能滥用同情心，不能施舍呀！他真把自己当爱情乞丐了。”梁燕也十分不解小齐的做法。

“算了！不说他了，气得我都快爆炸啦！真是岂有此理！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吴美丽不愿再继续令人不愉快的话题。她伸了个懒腰，顿时满脸疲惫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好累呀！我要休息了。”

吴美丽躺在床上，顺手抄起一本《窗外》。琼瑶小说当时校园非常流行。她胡乱翻着，平时总是如饥似渴，看得津津有味。今天却丝毫没有情绪，心不在焉地掀了几页，然后将掀开的书盖在脸上，缓慢而长长地做了几次深呼吸，竟不知不觉睡去了。

真是春眠不觉晓。吴美丽睡得太香甜，梁燕起床后看着酣睡梦中的她笑着摇摇头，不忍惊动。平时都是吴美丽早起唤她起床。梁燕主动叠了毛巾被，整理好床单；洗漱完毕，又动手收拾行李；最后帮吴美丽打好洗脸水。一切准备就绪，见她还没有醒来的意思。抬腕看表，已是早晨八点整。

“美丽，起床啦！”梁燕走到床边推着轻声唤她。

“嗯！几点了？”她睡眼朦胧，含混不清地嘟囔着。

“八点了。”梁燕笑答。

“呀！糟糕！你咋不早点儿叫醒我啊！”吴美丽一骨碌爬起来。

“不忍心打搅你的美梦呗！”

“快收拾东西！还得去叫高雅呢！来不及了！”

“我都弄好了，连洗脸水都给你备好了。”

“哎呀！太感动了！太阳终于从西边出来了。真好！要是你早点儿恋爱就好了。”

“怎么讲？”

“你忘了没有恋爱的时候都是我伺候你，爱情的力量不可小视啊！它让懒人变勤快了。”

“少取笑我，你也会有这一天的！”

“我呀！要做单身贵族，那也许是猴年马月的事情喽！”吴美丽一边用毛巾擦脸一边说：

“走吧！咱们快去高雅家吧！”

春天的阳光是诱人的。一轮红日从东方呼之欲出，像害羞的少女的脸庞，犹抱琵琶半遮面；暖暖的，像婴儿感觉母亲纤手的抚摸。阳光洒满全身，沐浴着春风，舒服极了。

高雅、梁燕、吴美丽就像百灵鸟快乐地投入到春的怀抱，爽朗的笑声飘荡在和煦的春天里，尽情地挥洒青春的妩媚。她们为春天平添许多热情，春天因她们而显得生动起来。

长途汽车行驶在宽阔的马路上，载着她们的欢声笑语，开始了一段美好的旅程。透过车窗，看路两旁的行道树徐徐退去，鳞次栉比的各种建筑渐渐远去。远离了繁华而喧嚣的城区，没有高楼大厦阻隔视线，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高雅做了个深呼吸，感觉空气特别清新。眼前的一马平川，顿时心境开阔，自由得想要飞。伴着吴美丽导游般声情并茂的解说，仿佛一次农家乐之行，亦是一次纵情释放的心灵之旅。

时间在不经意间溜走了将近四个小时，吴美丽的家已近在眼前了。

下了长途汽车，徒步走大约五十米的乡间小路，就看到吴美丽指的她家的院落。

这是一个不大的农家小院。

矮矮的土坯墙围成小小院落，院内堆积着土丘似的柴草。正屋是三间砖瓦房；旁边一间低矮小屋，砖墙、石棉瓦屋顶，是厨房。

她们走了进去，家里没有一个人影。

“叔叔阿姨呢？”两个人异口同声地问。

“我家只有父亲和一个弟弟，弟弟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吴美丽解释说。

“真对不起，提及你的伤心事。”高雅忙道歉。

“没有关系的，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呢？”梁燕不解地问。

“都过去了，不说也罢。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的，该面对的迟早要面对，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世上没有救世主，一切只有靠自己。”吴美丽说完凄然一笑。

高雅第一次认真地盯着吴美丽看：这张看似很平常，几乎找不出任何可以赞美的部位，甚至有些丑的脸上，虽然那是一双小眼睛，眼皮也还是单的，但是，流露出的眼神却是坚强、勇敢、刚毅和无畏。也许是母亲的早逝，造就了她男儿般的性格，坚定、直爽而豪放；也许是处于家中长女的缘故，她总是很勤快且懂得照顾别人；也许是因为小鬼当家，培养了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得她果敢。那不堪回首的痛苦往事又给她带来过多少不幸，多少无奈，多少心酸，多少伤痛呢？她吃了多少苦头，受过多少罪呢？她又是怎样一步一步艰难走过的呢？当她有心事和心结需要打开时，又可以向谁倾诉呢？谁可相依？有谁聆听？想想自己小时候虽然有外祖母的关心与呵护，每一次看见别的孩子在父母怀里撒娇，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酸楚，更何况她永远失去呢？而这些生命里不可或缺的爱失去，将会给人生带来某种程度的性格缺陷，一生之中都会渴望这种爱，终因没有得到而更加眷恋。

吴美丽的身世触动了多愁善感的高雅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一种同情与怜惜的情愫油然而生。

吴美丽从房门顶上的门框上摸到钥匙，打开房门，让她们进来歇息。

屋内很简陋，没有什么家具。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装满粮食的蛇皮袋堆放一片，杂乱无章。这便是一家人一年的口粮，民以食为天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没有沙发，有一个木头和麻绳做就的小床，还有两个小木板凳，可以坐在这里聊天；没有茶几，却有一个木头矮方桌，喝茶和就餐用。看得出他们的饮食起居非常简单。

“哈哈！感觉我家很乱吧！农村就是这个样子的。别嫌弃，咱们只管自由自在地喝水、聊天。无规矩，不讲究，百无禁忌。这里没茶，没饮料，也没有咖啡，别见笑，只有白开水。哈哈！将就点儿。来吧。”吴美丽说着把倒好的水递过去。

“挺好！挺好的。”高雅微笑着接过她递来的白开水。

不一会儿，进来两个人，是吴美丽的父亲带着弟弟回来了。

父子俩很相像，儿子几乎是他的翻版，只是浓缩了，那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们不禁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见到少年闰土时的情景。

简单的寒暄、礼貌的问候之后。也许是文化和生活的差异，一时找不到可以交谈的话题。吴爸爸和弟弟好像有一些拘谨，弟弟害羞地拉着父亲去了另外一间屋子。剩下她们三个人，无拘无束，谈笑风生。聊着彼此感兴趣的话题，畅谈青春年华的美好未来。

她们的到来给这个寂静的小院增添了生机与活力，整个院子也热闹起来了。

她们一起摘菜、洗菜、烧火、做饭。好奇又新鲜。厨房里传出了锅、碗、瓢、盆交响曲，和着那悦耳、爽朗的笑声。声浪似乎要冲破屋顶溢出，弥漫在空气中。快乐是可以传染的，有人分享才更开心。

也许是因为她们的感染，父子俩不知什么时候也悄悄凑过来，和她们一起热闹起来。弟弟似乎也活泼了很多，很快融入进来，吴爸爸只是看着她们笑也不言语。吴美丽说从来没见过家人这么开心过，比过年都高兴。

高雅好久没有体验这种平凡的幸福了，看着这个不完美的家庭如此和谐、轻松、开心，粗茶淡饭有滋有味，无欲无求的简单快乐。

没有任何功利之心的交往最是轻松，没有世俗和偏见的友谊最是纯洁。

两天的乡村生活虽然短暂，却轻松，这里没有城市那种“鸡犬相闻，不相往来”的隔膜。乡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特有的宁静与安详，启迪灵魂。大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之畅快。

还有就是在田间小径上散散步。“散”到放下一切，除却牵挂、干扰、烦恼、负累、紧张，使精神恢复宁静和空灵。就像敞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花香、鸟唱飘进屋来，天人合一，完全地融入大自然，此时你才真正懂得造物主的神奇。静听那和谐而优美的天籁之音，胜过声势浩大的音乐会。不妨再为自己编织一些美丽的梦境。当你沉醉于深思和遐想时，几乎忘记两只脚在走路，悠悠然像风筝，在云端里无声地飞翔……让人心旷神怡，发出“今夕是何年”的感叹。

远足结束，高雅感觉走进了吴美丽的内心深处，对她这只农家里飞出的金凤凰多几分敬佩和理解。这次旅行完全是一次灵魂的放飞。

高雅重新回到她的生活轨道上，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中，继续重复她的两点一线。

博文学院的教室里。

高雅坐在靠窗的位子，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出神。梁燕走过来，轻轻推了推她，“想什么呢？”她回过神来，欠了欠身子给梁燕让出点儿地方，梁燕一手搭着她肩膀顺势坐下用商量的口气说：“今天天气不好，别回家了，在这里吃好吗？”

高雅点头，莫名其妙地感觉情绪低落，好像心情也被雨水打湿了，有一种雾蒙蒙的迷茫。

梁燕靠在高雅的肩头，喃喃着：“小雅，这周的文艺晚会，你准备好节目了吗？”

“我不上节目。”她有气无力地说。

听了这话，梁燕差点儿弹起来，立刻来了精神。盯住她说：“那怎么行？你是宣传委员。谁不上都可以，你不行！你是主角呀！我还听班长说你和王凯是晚会的主持人，我和其他几个负责场地布置，小马搞黑板报。哦！对啦！小马说你的那首《春的背后不是秋》被选到校园诗刊上了，王主编称赞你的诗深刻、有意境，为所选之首，技压群芳。祝贺你！”

“Thankyou!”高雅伸出手和她一握。

“小雅，昨天临时班干部会陈老师第一句话就是‘高雅来了没？’，说你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可以掌控整台晚会；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能调动晚会的气氛；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很高的综合素质；而且相貌出众，气质高贵。当主持人游刃有余，舍你其谁？”她兴致勃勃。

“快把你那好听的都收起来，说给你的李涵听吧！亲爱的，你表错情啦！”高雅压低声音悄悄说，很暧昧地笑着调侃她。

“什么呀！真是陈老师说的，千真万确，一点儿都不过分！要我说呀……”她意犹未尽。

“还说！”高雅没等梁燕说完，两只手已经插到她的腰间了。

两个人笑着扭成一团。

忽然，一股饭菜的香味扑鼻而来。

高雅收手，抬头。小齐已经笑着将饭盒放在她面前，热气腾腾，旁边放着刚打开的盖子。

“不成敬意，请慢用。”小齐用关切的目光看着她，做了个“请”的手势。

“不用啦！谢谢！我……还是你自己用吧！我们……”高雅一时不知所措。

“我那里还有，这是专门给你准备的。”小齐指着后面的桌子说。

他们座位一前一后。

“真的不用啦！你的心意我领了。”高雅坚持着。

“你如果再推辞，就是不给我面子喽！”他笑着说。

“不是，我……我……我们……”平时伶牙俐齿的高雅此时却不知如何表达。

梁燕看着他们你推我让，都那么坚持。她深知高雅的个性，最怕她不爱的人对她太好，欠人情；更怕别人误会是接受了他，给他带来更多痛苦。才使得她左右为难。梁燕索性给吴美丽使了个眼色，吴美丽心领神会，不由分说就拉高雅出去。

“你怎么能这样呢？”小齐挡在高雅和吴美丽之间。

“我哪样了？”吴美丽一手叉腰似笑非笑歪着头说。

“我喜欢她，我错了吗？追求自己所爱的人是我的权利！”他理直气壮地说。

“是对是错我不管！拒绝不喜欢的追求者是我们的自由！你行使你的权利，我捍卫我们的自由。嘿嘿！怎么样啊？”吴美丽一副无赖相。

他仔仔细细上上下下打量她好几遍，似笑非笑，嘴角挂着一丝嘲弄。

“我们？搞清楚，你不要太自恋了好不好？你和高雅天壤之别，我眼光没有那么差！就算天下的女孩都死光了，我也不会追求你的！你能拿我怎么样啊？”他也学着吴美丽的口气开始以牙还牙说。

她被他激怒了。

“耍无赖是吧？姑奶奶奉陪到底！哼！谁怕谁呀！损我是吧！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想追求高雅，后边慢慢排队去吧！恐怕下辈子也轮不到你，早点儿死了这条心吧！别逼我说出更恶毒的话来。”吴美丽一副不战胜他誓不罢休的模样，感觉自尊心受了伤害。

“我也奉劝你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他狠狠瞪了她一眼说。

“闲事？我管定了，不管天，不管地，嘿嘿！我专管你，怎么样？”美丽朝他努努嘴。

挑衅？他斜睨她，眉梢眼角都挂满了问号。

她故意夸张地昂昂头、挺挺胸、捏紧拳头，一副准备迎战的架势。

“凭什么？我又不追求你，你是六个手指挠痒痒——多一道吧！”他似笑非笑。

“追求我？你别以为追求我就容易呀！本姑娘这辈子准备独身。不过，话又说回来，你在高雅那没戏，比登天还难，别对小雅死缠烂打了。还不如站我后面排队有希望呢！说不定哪天我心血来潮，喜欢上你呢！对吧？”美丽瞄他一眼，皮笑肉不笑地说。

两个人相互惹火，好像拉开架势的斗鸡，扑闪着啄起对方。

小齐压抑着愤怒恶狠狠地瞪她。

吴美丽咄咄逼人慷慨赴死状。

“怎么会这样呢？请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都怪我，我……”高雅一时不知怎么办好。究竟事情会如何演绎？

高雅紧张得手心冒汗，看看小齐，再看看吴美丽。

小齐看到高雅的无奈，燃起的怒火一下子熄灭了，本来是树立形象，建立好感的，为博取高雅的欢心。怎么搞成让她为难了呢？自己太没有风度了。

“你们放心，我没有给高雅饭里投毒。”他自我解嘲。